

从前，花开和日色很慢，
风声温婉，心情也简简单单。



从前慢

乡野物事

积雪草

著

我想找一处小院 / 养几只鸡

一条狗 / 一只猫 / 种满花草和果树

每天 / 与虫戏 / 与花语 / 与树惜

台海出版社

从前慢

乡野物事

积雪草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前慢 乡野物事 / 积雪草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68-0608-1

I. ①从… II. ①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7001号

从前慢 乡野物事

著 者: 积雪草

总 策 划: 科文图书	监 制: 薛 婷	责任编辑: 俞滢荣
策划编辑: 何 夕	营销支持: 佟 莹	责任印制: 蔡 旭
装帧设计: 吕彦秋	版式设计: 王 宁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608-1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婦人部 四十五 婦人部 四十五

Part 01

第

半辑

日

闲

与虫为邻

斗蚊记

顶花戴朵屎壳郎

蚂蚁戏

二十七天老

瘦麻雀

驴背上且逍遥

板凳小姐

鸡声茅店月

会唱歌的小虫子

破冰取鱼

月光下裸浴

木格窗

老磨坊

红泥小火炉

哭嫁

大姑娘的星烟袋

失传的蓑衣

猫冬

掌灯

大棉袄、棉裤

纸上生花

敬畏每一粒粮食

花轿轎子

Part 02

第二辑

风物贴

草木有韵且美

桃花颜色好

村庄里的草木诗经

穷莫学肩

葫芦夜话

草菩提

秃树

槐花香

Part 03

第三辑

草
菩
提

Part 04

第
四
辑心
头
好

卷四

顺为时元

夜半歌

一八七

心头好

年歌

下饭菜

读书配餐

静海述理

Part 05

第五辑

闲处老

一只叫饥饿的小兽

植草人笔记

井边流年

羁旅

喜欢人

绿格大襟衫

轻盈小扇拂微风

老行当

过家家

雪国童话

闲处老

结绳记事

打马时光电中日月

Part 06

从
前
慢

后
记

从
前
慢



Part

01

半日闲
【第一辑】



与虫为邻

乡村像一艘古老的木船，笨拙，古朴，厚重，安静地停泊在山坳里，光阴仿佛忘记了它的存在。这艘古老的木船不知在这山坳里停卧了多少年，它载着日月光阴，载着花草树木，载着庄稼牲畜，载着父老乡亲，以及那些与我为邻的虫们，向着时光深处纵深。

在乡村，除了庄稼草木牲畜，再有就是虫们，它们几乎无处不在，以自己的方式和我做着邻居。虫们有虫们的生存之道，虫们有虫们的思想哲学，虫子也有好坏之分，好虫子会与我们相安无事，坏虫子会不断袭扰我们。不管是好虫子还是坏虫子，不管是有思想还是没思想的虫子，它们都是我的邻居。在乡村，不管何时何地，那些虫们总会与我猝不及防，狭路相逢。

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法布尔的《昆虫记》，对虫们的认识都是通过最直观的感受得来的。比如某天早晨，一觉醒来，我的手指或身体某

处疼痛痒胀，红肿起来，多数都是拜这些虫们所赐。

虫们的领地很广阔，天空、陆地、水里、土里、草窠里、墙缝里，到处都能留下它们的身影和足迹，它们以全方位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在乡村，很多人喜欢蝴蝶，因为它有一双美丽的羽翼令人着迷，尽管它的前身只是一只毛毛虫，走路的姿势也很奇葩，身体向前一弓一弓的，但英雄不论出身，别管走路的姿势好看与否，它的后世毅然决然地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集万千风情于一身，是虫族里最骄傲的公主，是村庄里最美丽的标签。

在乡村，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蝗虫，蝗虫不常来，但偶尔来一回，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整个村庄都跟着遭殃。它们成群结队，来势汹汹，铺天盖地，势不可挡，所过之处，风卷残云，村庄里的庄稼草木菜蔬被洗劫一空，原本绿意盎然的村庄，眨眼间变得破败狼狽，萧条灰暗，残留的光秃秃的树木和庄稼的秸秆，像是被脱光了衣服。蝗虫像一群打家劫舍的坏人，让人恐惧和不安。

还有蜘蛛，它们喜欢在屋檐下结网，以逸待劳，静观其变。某日，我在房中写作业，看见屋檐下的一只蜘蛛正虎视眈眈地窥视一只小飞虫。它个头不大，长腿，圆肚，身体比例不大协调，却并不影响它出手迅猛阴毒。一只小飞虫翩翩飞来，闯入蜘蛛的领地，只是虫小胆大，不知死活。起先小飞虫还努力挣扎几下，企图逃跑，谁知却被蛛网越缠越紧，一只小小的飞虫哪里是蜘蛛这个庞然大物的敌手？三下五除二，飞虫便成了蜘蛛的盘中美食。

在乡村，虫们无处不在，灶间来来去去的蚂蚁、倭瓜花上跳上跳下的蚂蚱、菜园里蠕动的青虫、井台边爬上爬下的蜗牛、墙缝里进进出出

的蟑螂、泥土里拱来拱去的蚯蚓、果树上蹿来蹿去长着大长腿的刀螂、大豆地里昼伏夜出的豆虫……

那些虫们常常会荒废我的光阴，尽管我的光阴没有多么金贵。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我常常拿出大块的时间，不错眼地凝望着某一只虫子，并做含情脉脉状，看它们爬树、觅食、打架、搬家、劳作、挑衅、唱歌、进食，或者旅游，虫们有虫们的快乐，我有我的快乐，互不打扰，是彼此的温柔。

我的那些并不安分的邻居们，总是活得恣意，随性，顽皮，从不瞻前顾后。它们喜欢唱歌，喜欢抚琴吟诗，喜欢跳舞，它们率性而为，从不怕打扰别人的清梦。

秋夜，月光清冷，花草树木似乎都睡着了，我的老木船也睡着了，我坐在菊花丛边的小板凳上，看着草叶尖上的露珠反射出月亮的微光，聆听着我的邻居们即兴发挥的交响音乐会。

那些虫们，或独奏，或合奏，并没有一定之规。虫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将寒冷的缘故，感到时间所剩无几，想拼命抓住点儿什么，所以才尽情欢唱？总之它们唱得很卖力，像一支管弦乐队，“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有板有眼，抑扬顿挫，你方唱罢我登场。

你看那只蚰蚰，一种年龄1.4亿年的古老虫，端的是孤傲冷艳的范儿，站在一朵花骨朵上，左右两翅一张一合，发出“唧唧吱”的欢唱。你看那只蝈蝈，通体碧绿，生得不俗，长得漂亮，还是一个跳远健将。此刻，它站在黄瓜藤上用两叶前翅摩擦，发出“吱吱”的叫声。虫们的私语我不懂，难道这是在对异性唱情歌吗？还是一只虫的深情独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浓浓的夜色，这清凉的月光，这温软的风，还有虫的呢喃软语，令我恍惚，我不敢大声呼吸，生怕一不小心打破这天籁般美妙的小夜曲。

秋夜，水一样凉，回屋躺下，夜色沉沉，月光西斜，花影照墙，我的那些邻居们睡意全无，兴味正浓，朦胧中仍能听到虫鸣窃语，一声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我躺在火炕上，心中却是忽明忽暗，纠纠缠乱。这些虫们也打架，自然是胜者为王。这些虫们也唱歌，只是不知道类似吴依软语，还是北地方言？更不知道虫们会推崇哪种声音为天籁之音。虫们也有胖有瘦，只是不知道这环肥燕瘦，以哪个尺度为美？

我听了一夜的虫鸣小夜曲，早晨自然就睡过头了。妈妈喊我起床：“小懒虫，还不起来上学？太阳都照屁股了。”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那些虫们折腾了一夜，元气渐无，声音渐歇，露出疲倦之态。

秋夜虫鸣，是我的邻居们最后的盛典，一岁虫鸣即将结束，季节更替势在必然，草叶尖上的狂欢即将成为往事。不巧，没几日，秋夜的一场大雨，淹没了虫们的欢唱，偶有鸣叫，细听竟似有悲切之音，一声低过一声，终于渺渺无音，彻底谢幕。

草叶尖上的枯荣岁月转瞬即逝，我的邻居们或选择冬眠，或选择去三生石畔奈何桥边溜达一遭，再来做我的邻居。

冬夜，那艘古老的木船已被风雪遮蔽，月亮挂在遥远深邃的天幕上，草木脱去了绿色的华衣，庄稼已经收割完毕，颗粒归仓，我的村庄进入了冬眠期。日光日渐稀薄，万籁俱寂，我挥一挥手，跟我的那些邻居们说再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日，咱们再相见，请再来做我的邻居。

